



路边一棵柚子树

□ 郑峰

那年秋天,我应朋友之约去江西景德镇画瓷。在景德镇发祥地“古窑”旧址仅存的一家作坊里安下了工作室。厂老板是一位三十岁的年轻人,我们相处得很好。

我们的住处相距厂区约三公里。每天早饭后就步行“上班”,中午回来休息,每天往返四趟,约有十几公里的路程,我将其称之为“散步式行走”,其他时间均在练“坐功”。由于这种极有规律且无干扰的生活状态,一个多月的时间,百病不生,身心愉悦,体重略有增加,大有脱离红尘、净心练养的感觉。更令我欣喜的是,在往返的路上,有一棵正值盛年的柚子树,成了我每天必看,有着似是前世有缘老友的亲切感。我用手机拍了它不少各个角度的照片,回来后,想念那个地方时,就调出来看看,有种暖暖的温馨。

在我们不少北方人眼里,柚和橘属同类。我小时候村里曾有一个流传了多年的真事:有位曾见过橘子的老人,在临死的时候向她的儿女提出了一个要求:我太馋橘子了!可是,那个商品极不流通的年代,儿女们到哪儿去弄这玩意儿呢?老人的最后所求未能如愿!我站在这棵树

下想,如果有这么大一个柚子,那位老人该有多高兴啊!

屈原写了《橘颂》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。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。深固难徙……”看来,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又想到《晏子使楚》的故事:楚王要羞辱齐国使者晏子,就绑架了一个小偷,让其当众说自己是齐国人。晏子随即发表了留传千古的答辞,他说:橘生在南国是为橘,而生在北方则是枳,形状相似,其实味不同。为什么呢?水土异也!这个人在我们齐国是良民,来到你们楚国,就成了贼,是你们这里的风化所致吧!

柚子树,它也只生在江南,在我们北方不宜生长。在超市里见到出售它的果实,由于皮厚味酸,我并不喜欢,大多数北方人也不大食用它。自从有了景德镇之行,我对它有了特殊感情,也开始研究它了。

柚子树,又名“文旦”“栾”“抛”,属芸香科,常绿乔木。叶大而厚,呈心脏形。花大,常簇生成总状花序。果实大而圆,成熟时呈淡黄色或橙色。其肉质不仅可供生食,而且可加工制成蜜饯。花、叶、果皮均可提取芳香油。

过去,我只知道它是一种并不可口的水果,还真不知道它通

身是宝。在《本草纲目》和《日华子本草》中多有入药的记载:其果皮,可宽中理气,化痰止咳;其叶,可解毒消肿,用于治疗乳腺炎、扁桃体炎,还可以消食、醒酒等等。以此入药,与其他药物调制,可生出多种偏方,效果奇特。

其实路边这棵柚子树,生长环境并不好,也没有人特意护理,是在一户人家的墙外、公路边沿,修路时只给它留下了一个口状的树穴,它只是享受着天地精华,任凭风雨飘摇。但是它毅然茁壮生长,树干足有大碗口粗,树冠茂繁博大。正是果实将熟的时节,淡黄带青的硕大果实,分布在茂叶繁枝之间,一派生机盎然的样子,给人以鼓舞,给人以精气神!

面对它,我倏然想起了以树联想人生的毛泽东。他晚年疾病、国事缠身,内心孤独凄凉,常常背诵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写的《枯树赋》。这篇古文讲的是晋朝时有一个人,来到一棵大树下,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曾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,而现今已经逐渐衰老了,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悲凉感慨。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回忆,1976年1月,周恩来总理逝世,毛泽东忍着极大的悲痛,在病中挺过了一个痛苦的春节。5、6月

间,病情持续恶化,6月初突发心肌梗塞。中央一面积极抢救,一面将其病情向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有关方面通报,后来病情好转。但7月份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,毛泽东悲从中来,身体、精神每况愈下。有一天,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突然让张玉凤找来这篇古文。古文共有500多字,早年毛泽东曾熟读过。这时病床上的毛泽东微闭着眼睛,静听着张玉凤诵读。当张玉凤诵念了两遍之后,毛泽东突然说:“你拿着书,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?”一篇五百多字的古文,他竟然几乎一字不差地全部背诵出来。只是声音微弱费力,但一字一句,富有感情。一遍之后,仍意犹未尽,背诵了第二遍,苍凉之声弥漫房宇:“昔年种柳,依依江南;今看摇落,凄怆江潭。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”

这篇《枯树赋》,借东晋名士殷仲文起兴,有两重用意。殷仲文的身世经历与作者庾信有相似之处;其次,殷仲文对枯树的慨叹沉痛而隽永,早已载入《世说新语》,以此发端,既显得平易自然,又为全篇奠定了悲凉的抒情基调。

而我眼前的这棵柚子树却正值盛年,尽享天地之精华,走着自己的生命之路。

头发换针

□ 李秀芹

上世纪50年代是我的童年时期,那时妇女都盘着发髻,女孩都梳着长辫子。母亲每天把梳下来的头发缠成团塞进墙缝里,等村里来了卖小百货的货郎,便将头发取出换针。

一大团头发能换好几根针。那个年代没有缝纫机,缝缝补补全靠手工,家家都有针线筐,大针小针,粗的细的,插在线轴上,都是母亲用头发换来的。

长头发才值钱,头发不够长,货郎不收。记得那时大姐有两根又粗又长的辫子,她每天梳头我便站在一旁,看她能梳掉多少头发。有时她刚洗完头,头发掉得少,我便着急,恨不得上手薅掉几缕,等货郎来了,换一排针。

一次,我跟着大姐去外村走亲戚,见大姐衣服上粘了几根头发,忙收集起来,团成团装进口袋,回家后赶紧塞进墙缝里。母亲问我:“塞的啥?”我回答:“一根针。”这话被大姐听到,以后我梳头时,她便笑问:“梳下几根针啦?”

早先常来我们村的货郎姓袁,大家都喊他袁老头,人和善,还好说话。后来又冒出个王老头,抠得很,一团头发他得攥在手里掂分量,还要扯开仔细看,将那些碎发和长度不够的都拣出来,眼神好得可以绣花了。

母亲晚年依然有收集头发的习惯,每天梳头后都将梳下来的头发团起来,装到塑料袋里,家里有一根头发她也收集起来,按长短分类,攒多了便送给理发店,让理发店卖了换钱。我建议母亲别费这劲了,母亲说,不费劲,顺手的事儿,白送给哪家理发店,他们不还个笑脸呀。从头发换针到头发换笑脸,横竖头发都有功劳。

通达的人生从中年开始

□ 张修东

人生的道路,总是由少年到青年,再到中年,直至老年。人生历程大同小异,最终的结局殊途同归。

人到中年,自然、洒脱、稳健、成熟、世故,便是通达的基

础。通达的人生从中年开始。

前段时间,碰到原来和老爸在一起工作的好友,老人一脸惆怅。原来,他的孩子都有了像模像样的工作,娶妻生子,其乐融融,只是儿子一回家,便絮叨工作不如意、人际关系难处等。说者

无心,老人却由此多了一份牵挂。

少时,我们总是围坐在父母跟前,倾诉衷肠;稍大些,我们开始将委屈往肚里咽;人到中年,是不是就到了不该撒娇的年龄。

通达的人生从中年开始,高兴的事儿,可以和父母说说,共享

喜悦。父母能感受到养儿女的成功,心满意足,逢人讲话有资本,闲谈也有兴致。孩子过得好、事业发达,这是对父母最好的安慰。烦恼的事儿最好还是不说,减少父母的挂牵,让他们少操心,才能安享晚年。

我还是个幸福的孩子

□ 崔向珍

给母亲买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

母亲八年前脑血栓偏瘫康复后,腿脚的肿胀始终不能完全消退,一般的鞋子很难合脚。上个周末,我转了好几家商场,终于买到了一款合适的运动鞋。我像是中了大奖,抱着新鞋子,乐颠颠地跑回家,哼着歌给母亲穿上。母亲站起来走了几步,感觉肥瘦正好。

我给母亲买的是一双男款运动鞋,大红的颜色、防滑的鞋底,穿起来轻轻软软。母亲穿了一周后,非常满意地告诉我,新鞋子很舒服,走路不累,脚不受屈,穿脱也不费劲。看着母亲开心的样子,我决定再去买一双一样的鞋子回来。

我兴冲冲跑到目的地,围着停车场转了两圈才停好车。正是周末,商场里顾客不少。我什么都不想看,直奔二楼运

动专区,找到了那款熟悉的鞋子。当售货员抱歉地说没有我要的鞋码时,我心里突然开始后悔,后悔为什么不早点来买呢!

我又跑到另一家大型商场,直奔一楼运动专区,正在专心看鞋的时候,戴着口罩的售货员笑眯眯地跟了过来,很温柔地问我需要什么。我说想给我妈买双鞋,但是很难买。她很有感触地说:“给老人买鞋是挺难的。前些年我给父母买鞋,也要转半天,可现在我再想买,也没人穿了。”我诧异地抬头,看到了她眼中藏不住的眼泪:“趁着还有老人,受累花钱也是幸福的。我今年50岁,两头四个老人都没了,过年都不知道去哪里,心里总是空落落的,说不清道不明地难受,活到半截道上,没有根了。”

看着她羡慕的眼神,感受着她无奈的疼痛,我的心被彻底浸

湿了,那一刻我真想抱抱她。整个上午,我来来回回地转了好几家商场,一直想着她说的那些话。虽然没有买到中意的鞋子,我回到家打开门的那一瞬间,还是非常大声地喊了一声母亲。母亲很高兴地答应着,问我外边冷不冷,忙不迭地叫我吃这个吃那个。

屋子里暖气很足,我端起桌上的一杯凉茶就喝。父亲直喊“凉了,凉了,不能喝”,母亲慌张地伸出不太好使的右手,想把杯子夺下去。一杯凉茶下了肚,硬是被母亲絮叨了半天,说凉茶伤胃不知道嘛,都50岁的人了,一点也不注意。我在母亲身边坐下,举着手向她保证,下次不喝了,肯定不喝了。看着我傻呵呵的样子,母亲很开心地笑了。她拿起那只用来练手的玩具青蛙,用右手很费劲地上满了弦,放在我的腿上,说我不听话,让青蛙咬

我。可爱的青蛙一下一下地蹦跳着,滚到沙发下面去了。

我钻到沙发下面,捡起青蛙,又找出母亲的洗脚盆,接了热水,慢慢地给她洗脚。洗完脚,拖完地,我满头大汗地穿衣服想走,母亲却执意不让。她艰难地站起身来,左手拄着拐杖,一步一步挪到沙发南边,把我的专用毛巾拿过来,仔仔细细地给我擦汗。这次我没有反抗,老老实实地坐着,让她擦了个够。

我出门的时候,母亲嘱咐我开车小心,父亲依旧站在厨房的窗户外边,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,目送我的车子越走越远。

